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周子全書

(上)

周敦頤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周子全書

(上)

周敦頤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周子全書

(中)

周敦頤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周子全書

(下)

周敦頤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王雲五主編
萬有文庫
第二集七百種
周子全三冊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

有

撰者 周敦頤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周子全書卷首

聖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義

性理之學。至宋而明。自周程授受。粹然孔孟淵源。同時如張如邵。又相與倡和而發明之。從遊如呂如楊如謝如尹。又相與廣續而表章之。朱子生於其後。紹述周程。參取張邵。斟酌於其及門諸子之同異。是非然後孔孟之指。粲然明白。道術一歸於正焉。凡例

周子太極圖說。通書。張子西銘。乃有宋理學之宗祖。誠爲學庸語孟以後僅見之書。竝悉載全文。附以朱子解說。使學者知道理之根源。學問之樞要。同上

朱子雖以陰陽分質之序。氣之序。然實陰陽合體。氣質同歸。何則。天一陽也。加五爲六。卽地之陰也。地二陰也。加五爲七。卽天之陽也。三與八。四與九亦然。其陰陽合體者如此。是故以氣言之。以冬春爲陽。夏秋爲陰可也。以陽氣生於冬至。而盛於春。陰氣生於夏至。而盛於秋也。以春夏爲陽。秋冬爲陰。亦可也。以陽功發於春。而極於夏。陰功成於秋。而終於冬也。以質言之。以水木爲陽。火金爲陰可也。水之滋潤。故能生木。陽之舒也。火之燥烈。故能成金。陰之斂也。以木火爲陽。金水爲陰。亦可也。木溫火熱。氣稟乎陽也。金涼水寒。氣稟乎陰也。又通而言之。則陽始於水。盛於木。極於火。而終於金。陰始於火。盛於金。極於水。而終於

木。此又時令與物理皆然。而無氣質之異者也。讀者不可不知。太極圖說·陽變陰合節。

無極之真。真即誠也。通書誠字。實根於此。○又案圖末二圖象。與上圓象不二。則知人之性。即天地之性。渾然合一。而無加損也。然氣化形化。似不必分。而周子必分爲二象者。則有深意焉。蓋人之體性。受於父母。易知也。人之體性。受於天地。則習焉不察者多矣。故自男女構精。而迺夫天地絪縕之始。由父子似續。而推於厥初生民之先。則知父母之爲父母。又知乾坤之爲大父母矣。爲父母之子。則身體髮膚。受之者不敢毀傷。爲天地之子。則形色天性。必如聖人。然後可以踐形也。此卽西銘之大指。然已具於周子圖象之中矣。無極之真節。

此節引易以證前文之意。立天之道。曰陰與陽。則四時之氣是也。立地之道。曰柔與剛。則五形之質是也。立人之道。曰仁與義。則五性感動。而必定之以中正仁義者是也。真精合凝。化生萬物者。人物之所以始而生之說也。衆人蚩蚩。草木同腐。而聖人者立人之極。至於與天地參。人物之所以終而死之說也。引此之意。所以明夫三才之道並立。而人必全受而全歸之。蓋亦西銘卒章之指也。故曰立天之道節。

繼之者善。是天道之流行賦與。所謂命也。成之者性。是人物之稟受成質。所謂性也。其理自易發之。故曰性命之源。通書·大哉易也節。

此章與易繫傳言窮理盡性至命處相發明。彰者微者。如易所言幽明、死生、人鬼也。剛柔必要於中。如易

所謂知不過而仁不流也。二氣五行萬物皆一者之所貫。如易所謂萬物之生。晝夜之道。統於易而妙於神也。二氣五行節。

上章言不息於誠。而後言慎動。由本體之操存。以察於思慮事爲也。此章言復其不善之動。而後言誠。由思慮事爲之省察。以復其本體也。二意蓋互相發。不善之動節。

汨則亂。亂不決也。此二句皆是就泉說。以況人事。決水者。必俟其源清而後決之。若汨亂濁穢。則不決也。山下出泉節。

通書言無欲則明。通公溥。而此書只言明通。亦側重靜虛一邊。主靜之意也。通書後錄。

聖祖仁皇帝欽定古文淵鑒

御批宋周惇頤太極圖說

拈一靜字。是周子教人爲學喫緊工夫。然須是仁義中正。始爲有本之學。否則淪於空寂矣。此可見先儒之言。毫無滲漏處。

御批宋程顥答橫渠張子厚論定性書

動亦定。靜亦定。顯微一致。是徹上徹下之功。欲離絕外物以求靜。此釋老之學。所以別於我儒也。明道此書。最爲明白的當。

御批宋程顥顏子所好何學論

濂溪周惇頤。豫南安時。程珦通判軍事。視其氣貌非常人。使二子頤、頤往受學。惇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。頤年十八。游太學。見胡瑗。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

學。頤答曰。學以至聖人之道也。聖人可學而至歟。曰然。又問學之道如何。頤因作此。

備舉學聖工夫語語自親歷中得來故無一切影響之言。

御批宋魏了翁拙齋記

廣漢張行父有感於周元公拙賦。以名齋。

物欲之知。德性之知。湛然圓通。使人胸無滯義。

世宗憲皇帝聖諭

雍正七年八月十五日諭大學士九卿。朕於用人行政。是非賞罰。總視乎理之至公。而未嘗稍存成見。大學云。心有所忿懣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恐懼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好樂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憂患。則不得其正。夫心不正。則是非可否皆不得其當。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。周子通書云。無欲則靜。虛動直。靜虛則明。明則通。動直則公。公則溥。可見人之心必靜虛動直。而後應事接物。可得其平。若一有所偏向。則靜不能虛。動不能直。又安望其明通公溥哉。夫有所者。不過流於一偏而已。足爲心之累。至於有我。則全是自私自利之心。繫繞固結於中。但知有己。而不知有人。則其心之不正更甚矣。古稱溺愛者不明。凡人溺愛他人。則於是非可否。已不能辨。而不免於惑。况溺愛己身。則但見其是而不見其非。但見其可而不見其否。迷惑迷謬。以至過咎日叢。愆尤日積。而全不知醒悟改悔。其爲害尙可言哉。又如人臣以忠言規諫其君。則望

君之虛懷採納。而人君以正言訓勉其臣。亦望臣之實心聽從。若君不用臣言。則加以拒諫之名。而臣奉君之訓。則聽之藐藐。清夜自思。能安於心乎。惟是君之不聽臣言。人人皆得而見之。而臣之不能洗心易慮。以從君之訓。則在隱微之間。人所難知。是在爲臣者之捫心省察而已。

皇上御製恭跋性理精義

夫欲致天下於熙皞。振風俗於隆古。煥禮樂於三代。興孝弟於十室者。必本之於崇王道。而王道之崇。則又在於尊儒學。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。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。每歲孟春。遣人以木鐸徇於路。戴記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。明七教以興民德。凡所以重教化之道。致天下於文明者也。我聖祖仁皇帝崇儒重道。仁民育物。興學校。舉孝弟。勵風俗。崇禮讓。凡古昔聖王所以治天下之道。靡不畢舉。而又諄諄勉勵。默契夫堯舜之授受。孔孟之心傳。謂有宋諸儒。上繼絕學。下開來裔。實有功於世道人心。乃因性理大全之書。刪去冗雜。摘取精要。命儒臣斟酌損益。而親爲折衷之。乙夜披覽。歷久成書。勒序簡端。以詔後世。偉矣哉。自三代以來。未嘗有也。雖漢明帝之幸辟雍。唐太宗之講太學。不過取美於一時。又何能開示天下後世。爲儒學之宗主。接堯舜之心傳。實政鴻名。輝燦於振古哉。采羣儒之精華。而去永樂大全之汎。自明德以及新民。格物以至平天下。先其本而後其末。探其源而考其實。周子太極圖。通書。明天地鬼神之奧。張子正蒙。西銘。發萬物一體之微。至於皇極經世。律呂新書。皆自成一家言。則總載之以成一卷。而集羣儒之

言分門別類。又各於其類。爲之辯。世次先後。學問淺深。寧純勿雜。寧精勿濫。讀是書者。必先究心於論學之篇。立志以端其本。主敬以養其中。致知以窮理。力行以踐實。然後玩味乎治道。以明治民立政之方。沉潛乎全書。以見天地之所以顯。鬼神之所以幽。造化之所以運行。而無窮。聖功王道之所以燦然而可循。確然而不易。夫如是。則我聖祖仁皇帝造物育材之心。化民成俗之意。欲天下後世之共臻於理學之盛者。不虛矣。

御製日知薈說

周茂叔有光風霽月氣象。蓋其廣大寬弘之量。得太極自然之理。又與二程、張、朱有不同者矣。故茂叔、生知者也。明道、幾於生知者也。伊川、橫渠、晦菴、學知者也。橫渠教人以知禮成性。伊川教人以主敬。其氣量固不若茂叔之廓然。然而同爲傳道之大儒。則又所謂及其成功一也。

天命之謂性。性之與理。本非有二。蓋天以於穆不已之理化生萬物。而人得此理以爲生。卽具此理以爲性。故體之於人。卽可以識天命之不貳。而驗之於天。又可以察人生之無妄。無極太極。太極陰陽。此天之一理所流行也。性緣理而立。理從性而生。此人之本乎理以爲知覺也。不稟乎天。則性何自來。不應乎事。則理何由見。故理爲制事之宜。乃百聖不能易之至言也。夫豈別有所謂理。而可以妄加之於人哉。通乎此。則一貫之道也。性善之旨也。然非至誠之人。不能達其說。蓋誠爲應事之本。忠君孝親。必極其誠。極其

誠、然後能合其宜。合宜者、道心也。一有僞焉、則悖其宜。悖宜者、人心也。自舜發道心、人心之說、後世學者遂爲道心謂天理、人心爲人欲、而不知道心乃性理之端倪。程子所謂纔說性時、便已不是性也。卽如太極中、雖具陰陽、而不見陰陽也。至於分而爲陰陽、則固非太極矣。然則性理而但該之以道心可乎？若夫陰中具陽者、動根乎陰也。陽中具陰者、靜根乎陽也。陰陽包含於太極者、兩儀已立之後也。太極不雜於陰陽者、二氣未分之初也。所謂維天之命、於穆不已者、其不外是乎？至於晝中有夜、夜中有晝、男中有女、女中有男、水中有火、火中有水之論、雖其相生相伏之數也、要之其去太極亦已遠矣。方之於人、則如人心之不可爲道心也、未達於性理者、自作主張、別生枝葉、妄自以爲有道心、而不知其入於人心爲已甚矣。善學者求其性之固有、循乎己之當爲、克己復禮、由思誠以入於至誠、服膺弗失、則一貫有期、卽性卽理。本源之學、於是乎得致用之道。於是乎通古聖人覺世牖民之至意、亦於是乎爲不虛矣。

易有太極、是生兩儀、盛德大業、均於此出。何可言無？然無極而太極、太極本無極。又何可言有？乾至健、而坤至順、易知簡能之本也。陽主生而陰主成、神伸鬼屈之理也。是惟有一動則有一靜、其動也不可謂之有、其靜也不可謂之無。但動之幾必始於靜、靜之幾必伏於動。由靜而忽動者、自無而之有也。由動而復靜者、自有而之無也。夫有無者、動靜之流也。動靜者、有無之機也。動靜尙不可名象、而欲以有無盡易之大、是亦不自量也已。然則易之道、無有無乎？謂易爲有有無不可、謂易爲無有無不可、第不可以言有無。

盡易耳。然則舍有無又何以言易。傳曰：易本隱以之顯。言本天道而達於人事也。其道蓋不倚於有，不徇於無，則不言有無可也。卽言有言無，亦無不可也。

周子曰：誠者聖人之本。又曰：中正而誠，則聖矣。中正而誠，思誠之學也。思而誠，與誠者無異矣。及其知之，一及其成功，一此之謂也。中庸言學曰：其次致曲。困知勉行者，必加人一己百之功焉。是以聖人之道，有一致而無二途，有漸進而無躐等，不可怠也，不可躁也，終吾身而已矣。

周子通書曰：廓之配天地，天地亦吾廓中之天地也。使其不廓，則天地不見，其爲天地安所爲配。配之云者，天地配我而已矣。蓋仁義中正，性之理也。聖人之則爲道，然是理也，豈以聖人之而增，凡人失之而減乎。夫有增減，則有絕續，欲以配不貳不息之天地，不能也。然天地不遷而遷者也。聖人之道，遷而不遷者也。不遷而遷，極乎氣運，遷而不遷，統乎理極。氣會理而理統氣，故天地亦吾廓中之天地而已矣。學者希聖而希天，其所以用力之道，必省察以謹其幾，必涵養以完其性，幾不可不謹，否則縱性不可不完，否則狹縱而狹，有一不可言學也。故主一無適，而本立矣。格物窮理，而知致矣。返己體察，而實踐矣。夫然後優而游之，戛而飫之，鳶飛魚躍，無非自然之趣也。沂水春風，無非自若之天也。於以暢吾中而廣吾志，私欲潛消，渾然天理，殆與造物者游，而豈兀若槁木，自以爲有得者所可比擬哉。王守仁曰：求靜之心，卽動。蓋至人無心，以萬物爲心，以萬物爲心者，卽萬物之一動一靜，無非至人之心也。彼其逐逐於物，而

失其本心者。非物之動。其自心動也。以是爲可厭而求靜以安心者。不知其動爲已甚也。且夫厭城郭之喧譁者。走而之鄉邑。爲可避矣。久之。而鄉邑猶有人在也。又走而之山林。爲可避矣。而山林之中。鴉鳴雀噪。不可避也。卽驅鴉雀而空其林。風生竊動。庸可避乎。周濂溪曰。動而無動。靜而無靜。程明道曰。動亦定。靜亦定。豈必却動以求靜哉。

君子之學。所以己物兼成者。亦曰明通公溥而已。明通本於靜虛。公溥本於動直。動於外而直返之於內。則公溥靜於內而虛達之於外。則明通。合內外徹上下。孰有外於誠之理乎。

易蒙之象曰。君子以果行育德。果行育德。非童蒙之事也。而大人之欲開童蒙者。則在先開一己之蒙。果行育德。其方也。周子云。山下出泉。靜而清也。則仍以育德爲果行之本。

御製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論

天以陰陽五行。化生萬物。陽以生之。陰以成之。生。仁也。成。義也。陽以時出。布施於上。以主歲功。陰入伏於下。而時出佐陽。是以陽開陰闔。春溫秋肅。而萬物生生不息於乾覆坤載之中。此天地之大用也。聖人法天而立道。輔相天地之宜。以左右民。亦必仁義兼施。德禮相維。然後能致大順大化。以成參天地贊化育之功。故通書曰。以仁育萬物。以義正萬民。以見聖人與天道無二也。蓋古昔聖王。制治保邦。其養民也。爲之分田樹畜。五畝之宅。樹之以桑。使之饑饉有備。祁寒有禦。網罟佃漁。以取山澤之利。衣服宮室。以安其

體。舟楫服牛乘馬。以逸其身。仁以育之者至矣。又恐養而不教。則近於禽獸。於是制庠序學校以教之。使知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。夫婦有別。長幼有序。朋友有信。有不率教者。爲鄉遂寄棘之法以糾之。爲嘉石園土之罰以懲之。終不移。而後附於刑。其以義正之者又如此。於時之民。泯知識而順則者。遍於作息耕鑿之倫。被聲教而暨訖者。屆乎東西朔南之遠。是以黎民於變而教化大行。不然者。仁育而不義正。則民卽於悖淫。義正而不仁育。則民苦其嚴急。二者本相資以爲用也。後世人君施一二善政於民。曰。此仁育也。然其實惠於民何有焉。甚者以刑殘民。以罰困民。曰。此義正也。則民反受其毒。而生靈苦病矣。故仁育義正。君人者治世之大本。位天地。育萬物。皆由是以達之耳。

御製動亦定靜亦定論

天地之大德曰生。終萬物。始萬物。而萬物莫不生長收藏之。各得其時。然其所以大生而廣生者。亦曰易簡而已矣。聖人體天以治其心。以修其道。以合體用。而貫顯微。然其所以聰明而時义者。亦曰定性而已矣。定性者。豈不思一事。不慮一物。兀若槁木而已哉。動亦定。靜亦定。乃其所以爲定性也。善乎易之咸九四曰。貞吉悔亡。憧憧往來。朋從爾思。貞者定也。定則吉。而悔亡矣。憧憧往來者。不定也。不定則朋從爾思。朋從爾思。凶可知矣。程子亦曰。天地之常。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。聖人之常。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。無心無情者。非無心無情也。無私心。無溺情也。惟無私心。故心普萬物。無溺情。故情順萬事。非動亦定。靜亦定。

之謂乎。君子之學，廓然而大公，靜之定也。物來而順應，動之定也。靜定，故主一無適，虛明洞徹，而內邪無自而生。動定，故順理而行，措施咸當，而用志不紛於外。內外兼修，本末俱備，入聖之功，豈外是哉。

自古兄弟俱爲名儒，德行顯於一時，流風被於百世，無如二程夫子者。蓋明道伊川，同受學於茂叔，淵源既正，探旨尋微，卓爲儒宗，上承孔孟之絕學。明道程子論

有宋氏興，五星聚奎，實主文治，鍾靈毓秀，而篤生周子，以接歷聖之心傳，深探本原，闡發微奧，二程子見而知之，子朱子聞而知之，一脈相傳，聖道燦然，門弟子相與講明而衍釋之，其學遂益顯於天下。跋大學衍義

御製詩

堯舜傳心學，危微十六字，禹湯繼其傳，執中與禮義，文王躬疊疊，不已功常粹，唐虞三代初，大道中天麗，比屋皆可封，無煩別義利，詩亡春秋作，風薄俗亦僞，惟時王道衰，人人騁私智，天生我仲尼，金聲振洙泗，刪詩定禮樂，堯舜功不啻，一自泰山頽，彌天布妖彗，楊墨逞邪說，申韓建私議，鄒嶧乃揚微，奮然闢險詖，戰國逮嬴秦，道蝕斯文墜，祖龍輕狂兒，輒敢燔典志，劉季提三尺，儒風豈云熾，武帝始求賢，董子明正誼，三策醇乎醇，天人理咸備，昌黎稱聞道，猶未躋其載，自漢迄宋初，道昏人如醉，偉哉無極翁，粹然秉道氣，學不由師傅，理已臻極致，二程實見知，主敬標赤幟，朱子集其成，經天復行地，緬維千載心，授受本同契，絕續遞相衍，斯文統緒寄，午運數恰中，自協唐虞治，作君兼作師，吉士踵相繼，古風

乾隆五年十月奉上諭朕命翰林科道諸臣。每日進呈經史講義。原欲探聖賢之精蘊。爲致治寧人之本。道統學術。無所不該。亦無往不貫。而兩年來。諸臣條舉經史。各就所見爲說。而未有將宋儒性理諸書。切實敷陳。與先儒相表裏者。蓋近來留意詞章之學者。尙不乏人。而究心理學者。蓋鮮。卽諸臣亦有於講章中。係以箴銘者。古人鑑槃几杖。有箴有銘。其文也。卽其道也。今則以詞藻相尙。不過爲應制之具。是岐道與文而二之矣。總因居恆肄業。未曾於宋儒之書。沉潛往復。體之身心。以求聖賢之道。故其見於議論。止於如此。夫治統原於道統。學不正。則道不明。有宋周程張朱諸子。於天人性命。大本大原之所在。與夫用功節目之詳。得孔孟之心傳。而於理學公私義利之界。辨之至明。循之則爲君子。悖之則爲小人。爲國家者。由之則治。失之則亂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。修己治人之要。所謂入聖之階梯。求道之塗轍也。學者精察而力行之。則蘊之爲德行。學皆實學。行之爲事業。治皆實功。此宋儒之書。所以有功後學。不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也。今之說經者。間或援引漢唐箋疏之說。夫典章制度。漢唐諸儒有所傳述考據。固不可廢。而經術之精微。必得宋儒參考而闡發之。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。如揭日月而行也。惟是講學之人。有誠有僞。誠者不可多得。而僞者托於道德性命之說。欺世盜名。漸啓標榜門戶之害。此朕所深知。亦朕所深惡。然不可以僞托者之獲罪於名教。遂置理學於不事。此何異於因噎而廢食乎。蓋爲己爲人之分。自孔子時早已明辨而切戒之。學者正當持擇審處。存誠去僞。毋蹈驚名之陋習。崇正學則可以得醇儒。正人心。厚